

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价值、视野与路径

谢波¹, 王颖²

(1.西南政法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重庆 401120;2.西南政法大学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重庆 401120)

摘要: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对国家安全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其中,“大安全”理念为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提供了全局性视野,集中表现为“大安全”理念同国家安全之领域拓展、主体多元、统筹协调理路相通;“两个结合”则构成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基本路径,为更好地把握国家安全基本规律和构建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路径选择。

关键词:国家安全理论;理论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系化;学理化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5)01-0102-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5.01.012

The Value, Horizon and Path of Promoting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Academ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Xie Bo¹, Wang Ying²

(1.National Security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 Institute of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academization of theories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holding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its evolution.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promoting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academ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in the new era,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is rich in its content and profound in its meaning. Among them, the "great security" concept provides a holistic perspective for it, which is centrally manifested in its alignment with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domain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ubjects, and the coordination and harmonization of its rationale. The "two combinations"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pathways for advancing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academ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offering strategic choices for better grasping the basic law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atization; academization

收稿日期:2024-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LSYZD21009);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3BS073)

作者简介:谢波(1983—),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新型领域安全研究;

王颖(2001—),女,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治理研究。

坚持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1]。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理论创新助力国家安全理论科学发展,不断健全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过程。为此,本文立足时代话语体系,提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现实路径。

一、体系化、学理化:国家安全理论创新的价值追求

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构建一个成熟完备的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之际,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构建起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此基础上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成为完善与发展国家安全理论的重要价值追求。

(一)何为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

“体系化”指的是事物内部各要素按照一定秩序和规律,形成相互联系、逻辑严密的整体,理论体系化发展就是推进理论创新性发展、体系化整合的过程。从观点的提出到内容的丰富完善,再到不同观点与逻辑关系的建立,直至全面的、综合的理论体系框架形成,科学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2]。这不仅是理论创新与体系化发展共生共进的过程,也是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到一般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宏观层面,理论体系化发展是从层次性观点提出到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形成的过程,体现了层

次性观点创新向体系性理论创新转变的质变性飞跃。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建构同样遵循这一路径。总体国家安全观“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十个坚持”“五个统筹”的精髓要义,“大安全格局”“新安全格局”的视野变革,由“亚洲安全观”丰富发展而来的“全球安全观”等国家安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深刻体现了体系化价值追求下的理论发展路径。

“学理化”强调透过现象揭示事物本质,进而得出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理论的学理化为其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学理化发展程度是衡量理论科学性的重要标准,理论的科学性决定着其能否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推进国家安全理论学理化发展不只是对国家安全领域概念、范畴和命题的简单阐释,或对其形成过程进行一般性的梳理,而是运用辩证思维对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内部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抽象和重构,从而在思维中再现国家安全理论客体的本质和规律^[3]。一方面,国家安全理论学理化发展聚焦推进国家安全学科的建设,致力于在学术层面建立起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理论学理化发展聚焦政策的学理化研究,旨在在政策层面明晰国家安全总目标、总任务、战略布局,以及发展方向、方式、动力等基本问题。

(二)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4]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只有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在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安全实践中再创辉煌。

一方面,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有助于推动国家安全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际,

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深刻而持久,并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历经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与理论成果。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有助于将这些理论有机整合,形成彼此联系、继承发展的逻辑链条,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宝库添砖加瓦。自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学界掀起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热潮,但当前研究多聚集于领域国家安全或工具国家安全问题^[5],导致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在学术深度与广度上仍存在不足,难以充分引领国家安全实践创新发展。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有助于拓宽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视野,更好地符合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重大战略的需要。

另一方面,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有助于国家安全具体实践。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基础^[6],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经过体系化、学理化提升的国家安全理论,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实践,形成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推动国家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对内而言,体系化、学理化的国家安全理论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加科学的行动指南。国家安全工作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等特点,必须以系统化的国家安全理论指导实践,统筹全方位、各领域、全过程的国家安全,建立健全党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对外而言,较之西方,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国际话语权缺失,西方国家安全理论和价值观占据一定优势。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实施制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芯片进出口、非法拘禁我国公民等霸道行径。因此,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深化对中国特色国家

安全理论的阐释和研究,增强国家安全理论的科学性,进而提升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二、“大安全”理念: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全局性视野

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发展,要立足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生动实践。随着我国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国家安全风险的突发性、联动性显著增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7]。“大安全”理念之“大”同国家安全新形势之“新”息息相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在“大安全”理念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理论呈现鲜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特征。因此,应当以全局性视野和开放性思维,积极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进程。

(一)“大安全”理念意味着领域拓展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安全边界日渐模糊,非传统安全议题日益成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讨论的焦点^[8]。国家安全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域,而是逐渐拓展至经济、文化、科技、网络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这一转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即便在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要素也日益凸显,形成复杂多变的风险综合体。非传统安全是人类面对新兴普遍性威胁与存在性焦虑的理论探索产物^[9]。全球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在为各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各类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随着人类空间探索的推进,国家安全问题还将扩展至新的领域,并呈现跨国性、多维性及扩散性等特征。

不断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国家安全问题领域的划分不断深化,如哥本哈根学派代表学者巴里·布赞较早在理论层面将安全问题划分为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环境等多个维

度^[10]。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五对关系”,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11](P5)},构建集多个领域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此后,我国国家安全领域进一步拓展至生物、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人工智能、数据等领域,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一系列调整清晰反映了国家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延伸的显著趋势。非传统安全作为一个动态性概念,不断推动着安全实践与理论的演进^[12]。这深刻揭示了“大安全”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发展趋势,其不仅强调安全问题涵盖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还体现了安全主体的增加和安全议题的丰富。相较于传统的“小安全”理念,“大安全”理念以全面综合的视野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运用“大安全”理念的全局视野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不仅是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深刻体现。在此过程中,“大安全”理念不仅为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提供了丰富、完整的理论素材,其内蕴的系统思维、统筹思维还为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为国家安全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二)“大安全”理念意味着主体多元

现代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主体。法国学者布丹最早提出“国家主权”概念,随后,格劳修斯、霍布斯、卢梭进一步丰富了主权理论,阐述了现代民族国家权力来源与政治架构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指出,国家的形成以私有制和阶级发展为基础,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强调其“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3]。然而,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冷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主权国家已不再是国家安全的唯一主体,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国家安全的主体多元化也逐渐成

为国际共识。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权国家的绝对主权,国际组织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国家间沟通协调机制,成为现阶段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方式。

自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我国国家安全主体类型得到了充分拓展。此前,国家安全研究多局限于传统领域,且与相邻学科界限模糊,缺乏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提供了主线引导。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11](P4)},不仅彰显了国家安全的人民立场,也强调了人民在国家安全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要求国家安全既要一切为了人民,又要一切依靠人民、动员人民力量。“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性概念^[14],在国家安全时代的话语体系中集中表现为“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可见,政府并非维护国家安全的单一主体。2015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多元主体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以及人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主体地位。根据《国家安全法》第三条规定,我国所有公民和单位组织皆有维护国家安全之义务。多元主体参与维护国家安全,既是政策要求,也是法律义务。“大安全”理念之“大”与主体的多元性紧密相连,深刻反映了维护国家安全主体范围的广泛性。

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大安全”理念中主体多元化对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在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进程中,要紧紧把握时代浪潮,重视外部安全与共同安全中的前沿议题,尤其是多元主体维护国家安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论证。同时,应深刻认识国家安全学科的交叉属性,构建国家安全学的主体框架,根据“大安全”理念、以国家安全多元主体为逻辑线索探索国家安全的各分支理论建设。另一方面,要充分整合社

会资源,发挥高校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中的优势作用,促进高校与政府、企业等主体的协同合作,形成多主体共同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格局。

(三)“大安全”理念意味着统筹协调

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最大限度提升资源调配效能,是有效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领域重大风险挑战的有力之举。“大安全”理念之“大”还表现在充分运用统筹协调方法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工程,其关键在于统筹协调。然而,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仍然较为分散,多集中于国家安全本体,未能充分立足于其复杂性、多学科交叉性之特点。因此,从方法论角度重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是当前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时代因应。

从结构上来看,要整合国家安全理论的各学科研究资源,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构建国家安全理论的体系框架和内部逻辑,进一步明确各学科间的交叉关系以及由此演变出的新研究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15]。国家安全显著的政治特征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客观发展规律。此外,国家安全系统中包含的政治安全集群、军事安全集群、经济安全集群等联系密切、相互影响^[16]。这种集群之间的交互作用催生出更多新的研究领域,是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内容上来看,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贯穿我国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构建的主线,统筹各领域的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新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17],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方向道路、核心内容、

思维方法等关键要素,而且与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形成了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良性循环。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外部安全—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国民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共同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塑造国家安全”五个方面的统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之一,必然贯穿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全过程。

三、“两个结合”: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基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为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路径选择。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发展,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构建起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地把握国家安全基本规律。

(一)以“两个结合”更好地把握国家安全基本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8](P5)},“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18](P7)},“‘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18](P8)}。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深嵌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空场景中,只有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坚持和运用大历史观,通过观察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来分析演变机理并探索历史规律,才能在“大历史”中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基本规律,汲取历史正反两面经验,坚定理论自觉和历史自信,以史为鉴、推陈出新,不断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发展。

一方面,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充分认识到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理论创

新过程。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国家纷争和大国博弈从未停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强势发展,发达国家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各种内发型和外源型矛盾,急切呼唤着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变革。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差异、生态环境等问题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威胁着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理论是兼具实践性与时代性的理论,在其体系化、学理化进程中必然要着眼于新形势新变化。

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国家安全理论的历史底蕴,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独特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不仅是革命斗争的宝贵财富,也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精神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9]。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聚焦新形势、新特点,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理论与内涵,以国家安全实践为基础,推动国家安全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国家安全理论中,形成植根于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

(二)以“两个结合”构建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

“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点,以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具体指向,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贯通结合。“两个结合”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又以其理论性和科学性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体现出“两个结合”贯通理论与实践的内在逻辑。国家安全实践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聚焦重点安全领域、重大安全事件,通过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同新时代国家安全

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战略文化紧密结合,增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生命力和彻底性,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安全需要的国家安全知识体系。

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同新时代国家安全实践相结合,尤其是要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安全思想,并将其与国家安全当代实践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发展国家安全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以“国家”为出发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论述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20];二是以国家安全理论形成脉络为出发点,研究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经列宁、斯大林进一步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21]。这两条路径都为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提供了参考。在此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国家安全实践新特点、新趋势,以“大安全”理念为引领,融合战略性、创新性、全局性和系统性思维,推动国家安全理论迈向体系化、学理化。

另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逻辑上和内容上具有相似性,这是两者“结合”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强调用系统思维看问题,注重不同事物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避免以孤立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从大局出发,统筹古代国家内部的君、臣、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定国安邦的理论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物质是发展的前提,构成国家生存与发展之基础,而形成于农耕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也重视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作用,如在“四民”分类中,《管子》就将“农”列在“工、商”之前^[22],可见两者之于国家安全都具有相似的逻辑起点。可以说,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两个结合”与构建中国特色国家

安全理论体系是相互促进的,都服务于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战略全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战略文化为思想源泉,以新时代国家安全实践为依托,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提升国家安全领域国际话语权、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必由之路。

四、余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最新成果,其创新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推进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进一步阐释、发展和完善,基本上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为先导、深耕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范式研究和推进中国本土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探究的新格局^[5]。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不应停留在对现有国家安全知识的简单阐述或理论整合,而是要运用辩证的方法对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内部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抽象性重构,由此构建起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创新发展机制。从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角度拓展国家安全理论研究边界,建立基于“大安全”理念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指导。同时,在以“大安全”理念为前提的基础上,厘清国家安全研究的学科边界,避免落入“安全泛化”陷阱,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应对日渐频发的风险挑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3-07-02.
- [2] 杨洪源.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学理化概述:以《反杜林论》的《引论》为中心的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10):47-58.
- [3] 张雷声,韩喜平,肖贵清,等.全面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认识[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11):4-18.
-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
- [5] 李文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J].国际安全研究,2024(2):51-70.
- [6] 孙占元.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23.
- [7]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N].人民日报,2020-12-13.
- [8] 张超,吴白乙.“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J].国际展望,2022(2):19-35.
- [9] 余潇枫.非传统安全理论图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60.
- [10] [英]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M].闫健,李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344.
- [1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12] 余潇枫.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三版·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8.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1.
- [14] 林尚立.论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政治学研究,2016(3):2-12.
- [15] 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J].求是,2021(22):4-17.
- [16] 王秉,史志勇,王渊洁.复杂性时代的国家安全学新范式:构建国家安全复杂学[J].国际安全研究,2023(4):57-81.
- [17]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1.
- [18]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6.
- [20] 余丽,王高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指导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建设研究[J].国家安全论坛,2023(6):3-19,89.
- [21] 刘镇江,王雪晴.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及其启示[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24-39.
- [22] 周茂雄.《管子》对国家安全学的思想文化贡献[J].东南学术,2023(5):118-127.